



“教授的晚宴”标价888元

◆ 徐佳和

上海,荣宅,上海戏剧学院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某教授的一场电影沙龙加晚餐,标价888元。这数字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自带吉祥寓意,却也隐隐透出一丝商业时代的精明气息:知识成了宴席上的主菜,思想的交流需要以明确价码衡量。

当然,“知识付费”从2500年前的孔子就拉开了大幕,他收受弟子“束脩”——不过10条干肉而已。那是象征性的礼节,是对师生关系的确认,而非知识的等价交换。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的课堂在杏坛之上,开创了“有教无类”的先河,将原本垄断在贵族手中的知识向平民开放。他周游列国,与弟子同食同寝,在困于陈蔡的绝境中依然弦歌不辍。那种师生关系,是超越物质羁绊的精神契约。

转观当代,知识付费已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从好莱坞明星将晚餐所得捐给慈善机构,到巴菲特天价午餐被公开拍卖,再到荣宅标价888元的教授电影沙龙,知识、名气、影响力的变现方式日趋多元。巴菲特午餐的本质已超越单纯的知识交流,更像是一场资本市场的公关秀;好莱坞明星的慈善晚餐则在公益的外衣下,巧妙维系着名流阶层的社会形象。而“教授的沙龙”,恰好处在这条光谱的某个微妙位置——它不像巴菲特午餐那样

赤裸裸地关联着资本游戏,也不像明星慈善晚宴那般高调宣扬公益。“教授的沙龙”更像一场精心计算的文化演出,是都市文化精英的一种自我实现与价值确认的仪式。

在这场知识的宴飨中,教授或许并非有意将文化资本变现,却在无意中成了这场文化消费剧目的主角。教授的电影沙龙加荣宅晚餐,构建了一个精致的文化场域:历史建筑蕴含着故事,艺术的讨论赋予场所以灵魂,美食的享受满足身体的欲望,而888元的门票则划定了参与者的边界。这一切构成了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换。参与者购买的不仅是知识和美食,更是一种对文化身份的确认,一种进入特定圈层的通行证。

上海向来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是商业文明与文化艺术共同舞蹈的戏台。在这里,美育的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多元化:从公立美术馆到私人艺术空间,从免费展览到高价艺术课程,从大众文化讲座到精英文化沙龙,文化的供给方式从未如此丰富多元。“教授的沙龙”作为其中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以其精致的形式满足着都市人群对深度文化体验的追求,将知识分享与社交场景相结合,为文化消费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同时也让我们思考当代知识传播形式的多样性。

当知识以特定的价值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当思想交流选择了市

场化路径,这促使我们反思:如何在多元化的文化供给中,让不同群体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参与方式?

这种探索或许正是城市文化生态不断演进的一个侧面。每一种新的文化实践形式,都在为我们提供观察这个时代的独特视角,也促使我们持续思考知识共享与文化包容之间的平衡之道。孔子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体现的是开放的教育精神;而今天的知识付费,则在某种程度上将知识的获取变成了一场基于支付能力的选择。“教授的沙龙”,无疑为上海多元的美育生态增添了一抹色彩,但在以获取知识为目的的晚宴中,谁是主人,谁是客人?谁被邀请,谁被排除?谁在言说,谁在倾听?谁有权定义知识的价值?

上海的夜晚,荣宅的灯光依然璀璨,“教授的沙龙”或许座无虚席。这座城市的多元美育如同它的天际线般不断生长、变幻,只是在这知识的宴飨中,我们不应忘记:真正的教育应当打破壁垒而非筑起高墙,真正的美育应当润物无声,而非待价而沽。当孔子收下那束干肉时,他开启的是一段师徒同行、教学相长的旅程;而今天的我们为知识付费时,我们是否还能保持对知识本身的那份纯粹渴望?

在这场永不落幕的文化盛宴中,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座位,只是有些座位标价888元,而有些,则无需标价。



圣切契利亚恢宏之声奏响艺术节闭幕华章

哈丁将『茉莉花』献给申城

◆ 茅亦铭

持续42天的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上海乐迷们的老朋友、英国指挥大师丹尼尔·哈丁执棒意大利圣切契利亚管弦乐团的恢宏之声下圆满落幕。哈丁与乐团共同呈现了一场结构严谨、色彩丰富的音乐盛宴。

哈丁是当代世界古典乐坛的领军人物之一,长相英俊帅气,年少成名。成立于1908年的圣切契利亚管弦乐团,是意大利首个专注于演绎交响乐作品而非歌剧的乐团,乐团独特的音色魅力赋予了其鲜明的艺术个性。艺术节闭幕演出中,首先上演的是威尔第歌剧的序曲——《西西里晚祷》。在哈丁的指挥下,乐手们牢牢把握住了作品中那种“命运敲门”的紧迫感。弦乐的急速颤音与铜管的突击式冲击相互交织,营造出一种即将爆发的戏剧张力。哈丁对节奏的精准把控让乐团的每一次切分都显得锋利而有力,彰显出对这段意大利歌剧序曲的共鸣。

意大利新锐钢琴家贝亚特里切·拉纳联袂乐团呈现的拉威尔《G大调钢琴协奏曲》,以爵士律动和绚丽配器著称。开篇长笛独奏、双调性手法与蓝调主题的交替,构成色彩变幻的听觉画卷。拉纳的演奏在技术精准与情感流动间取得平衡:第二主题的弗里吉亚调式旋律通过轻盈触键展现层次感,钢琴与管弦乐的对话既紧密又富有呼吸感。她对快速琶音的清晰把握、宽广和声的细腻处理,为这部作品注入鲜活的法国风情,令人耳目一新。

当拉赫玛尼诺夫的《e小调第二交响曲》作为本场音乐会的压轴之作奏响,现场观众仿佛被带入一个情感交织的宇宙。哈丁以精湛技艺驾驭这部交响曲的宏大架构,在坚守拉赫玛尼诺夫音乐深沉情感内核的同时,赋予乐

团音色以更透明的层次感。第一乐章中,低沉弦乐与铜管的沉郁对话,在哈丁的引导下逐渐升华为一种蓄势待发的张力;进入第二乐章,抒情旋律在弦乐的轻柔抚慰中徐徐铺展,淋漓尽致地勾勒出作曲家对悲怆与希望的双重情感刻画。全曲高潮部分,各声部在构建厚重音墙之际,仍能清晰展现内部声部的细腻纹理,彰显出指挥与乐团在音响平衡上的完美默契。

当这朵百年“意大利玫瑰”——圣切契利亚管弦乐团,携着亚平宁半岛与生俱来的炽热情怀与自由灵魂,与法兰西的细腻雅致、斯拉夫民族的壮丽诗意相遇时,现场观众共同见证了一次跨越三个世纪的艺术对话

是如何在音符中绽放出摄人心魄的华彩。拥有民航大型客机飞行执照的哈丁以其“飞行员指挥家”的精准与灵活,成功把握住每部作品的风格特征,使得三段音乐在情感上既独立又相互呼应。

本场音乐会不仅展示了圣切契利亚管弦乐团的高超演奏水平,也让观众在两个小时内经历了从意大利歌剧的戏剧冲突、法国协奏曲的色彩斑斓,再到俄国交响宏大叙事的完整音乐旅程。哈丁激情澎湃且精准细腻的指挥、贝亚特里切·拉纳灵动飘逸又充满力量的钢琴独奏,以及圣切契利亚管弦乐团默契无间、层次分明的演奏,都为这场艺术节的闭幕音乐会留下了深刻印象。

哈丁与乐团返场特别加演了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茉莉花》,淡淡花香飘逸而散。此时此刻,艺术的精神在上海与世界的交融中再度绵延开来,即便本届艺术节已落幕,但艺术的旅程仍在延续,它们恰似江河与潮汐,彼此滋养,共同成长。

蒂勒曼缔造了一座巍峨雄伟的布鲁克纳大教堂

◆ 任海杰



戏。显然,他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

从第一乐章弦乐引子开始不久,号角般的昂扬直冲云霄,揭示了第四乐章将要出现的崇高赋格主题和圣咏。维也纳爱乐的铺陈相当舒展,在乐章尾部高潮时,两位定音鼓手与乐队配合默契,表现出

色。余下的演出由一位定音鼓手坐镇,此君对控制乐队节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与蒂勒曼、乐队首席构成了默契的“三驾马车”。当然,主角是蒂勒曼。第二乐章慢板与第三乐章谐谑曲形成对比,前者气息宽广,旋律优美;后者抑扬顿挫,充满民间乡村舞曲特色。

如果说前面三个乐章是铺垫、打底,是层层推进,那么到了第四乐章,蒂勒曼开始倾情发力。乐章开始先逐一呈现前面三个乐章的主题,然后归纳升华,运用赋格强化崇高的管风琴般的圣咏,鼓乐齐鸣,黄钟大吕,达到光辉灿烂的高潮——此时,再次由两位定音鼓手与第一

乐章的尾声前后呼应。

综观全曲的演奏,蒂勒曼作了精心布局,前面三个乐章是铺陈,多次出现短暂休止,便于乐思的起承转合。第四乐章是总结升华,气势张力勃发。蒂勒曼处理的线条与众不同,几何形的直来直去,干脆利落,金钩铁画,最终在辉煌壮丽的管风琴般的音响高潮中,一座巍峨雄伟的布鲁克纳大教堂仿佛矗立在眼前。

此时我不禁心潮澎湃,浮想联翩——2016年,我曾专程去了布鲁克纳的故乡林茨,参观著名的圣弗洛里安修道院中那座巴洛克风格的气派恢宏、装饰华丽的教堂。布鲁克纳曾经在这个教堂担任了近十年的管风琴师,他去世后的灵柩就安放在教堂下面最显要的位置。我现场聆听了一位管风琴家用布鲁克纳当年使用过的管风琴演奏布鲁克纳的音乐,那种音效、那种气韵、那种特殊的现场体验,对我后来欣赏布鲁克纳交响曲有着重要影响。此番蒂勒曼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的布五发挥出色,弦乐如丝绒般的稠密丝滑,管乐金光闪亮,极具震撼力,在我眼前呈现的仿佛就是布鲁克纳的圣弗洛里安大教堂宏伟壮丽的景象。音乐会结束后,我回家查阅有关资料,发现原来布五又名《教堂交响曲》——布鲁克纳、蒂勒曼、维也纳爱乐,与我的观赏体验高度契合,欣喜,圆满。

11月23日,蒂勒曼踏上东方艺术中心指挥台,并没有马上挥棒,而是静默了几十秒,屏气凝神。当晚,他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布鲁克纳《第五交响曲》(以下简称“布五”)。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大都被他本人和后人反复修改多次,唯独这部布五是未经大幅修改的原始总谱版本,因此从某种角度说,它最真实地表达了布鲁克纳的初衷。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最近这些年来,世界乐坛上演布五的频率明显增加。蒂勒曼是当代诠释德奥音乐屈指可数的大师,布鲁克纳自然也是他指挥库中的重要保留曲目,其中布五是他最近指挥的重头